

那些光亮的日子

王鹤晓

时光如果可以折叠，我愿意把一些美好的时刻折叠成一帧帧画面，收藏在成长的履历中，作为另一段生活的开始。今天，一句“小的时候”，又让我想起了一撮曾经的日子，沉浸在这个个日子中的是，一座雾气缭绕的苍翠山岭，一个小小的国营农场，一群属于同一个生产连队的朴实的农场人，一片清新无忧的明亮的光景。

那时候，每逢暑假，我就会被母亲带到农场的姨母家住上一段时间。姨母所在的农场连队，静卧在多文岭的山腰间。开阔的红土地上，除了连队职工的房子，就是一片片排列整齐生长的橡胶林，连队的人大多靠着这些橡胶树吃饭和营生。每每半夜四点多的时候，姨父姨母就得起床准备割胶了。有时我没睡熟，能从窗边听见他们在取灯帽和割胶刀的窸窣声，接着，摩托车轰隆隆的引擎声就响起来了，他们骑上摩托车驶向橡胶林，不一会儿，门外的引擎声就越来越远了。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们割胶时的场景，但也大概能感觉到其中的辛苦劳累，因为姨母常常这样吓唬我：“你要不好好读书，长大后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割胶咯。”可惜我年岁尚小，没能听出姨母话里的“玄机”。多年以后，再见满脸皱纹的姨母，时光已经错开，我也已经走上社会，此时回味起姨母当年的话，才触摸到话中的分量和暖意。

生活总是不由人，自有它的天意。橡胶的经济效益渐渐不太好，姨母他们开始种起荔枝。正巧暑假阶段是荔枝的成熟期，表哥常带着我去摘荔枝。荔枝树不高，我不用踮脚尖就能摘得树上的荔枝，稍用力捏下荔枝的梗，白嫩嫩的果肉就现了出来，吃完后把果核和果皮扔到土里，让它从哪来就到哪去。落在地上的荔枝，往往就会被别人家的鸡群啄了去，好像鸡群也是果园的主人。姨母家在荔枝园里养着几箱蜜蜂，嗡鸣的蜜蜂围着荔枝花飞来飞去，但总是飞不出漫长的夏天。我和这些充满灵性的昆虫，不需打招呼，不需寒暄，它们不会蛰我，我们之间早就互相发出了友好的气息，一切安然而欢喜。

农场连队清苦的日子里，能说得上的文化娱乐，全赖一座老旧的水泥篮球场。那里长着几棵大树，风从四周肆意从它们浓密的叶丛间游过。孩子们借着树荫，在底下修了折纸、翻花绳和打弹珠等一系列的童年课业。那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连队里有人往篮球场里搬出电视机，供大家聚在一起观看开幕式。电视机屏幕屁股一般大，分辨率又低，得凑近了才看得清画面。记得奥运会的开幕烟花是一个接一个硕大的“脚印”，绽放在北京城上方。因为人太挤，我跟一个小伙伴几乎两人的脸贴在一起，之所以能够记得住那串“大脚印”，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他的脸上映着金色的光，在夜晚中忽明忽灭，我想他看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男生被屏幕上绚丽壮观的场面深深吸引，喘着粗气，以伸着头的姿势，半睁半闭着眼睛，直到散场。

后来，学业开始繁重起来，暑假的目的地也从农场变成了补习班，再后来，变成了城市里某一栋大楼里的职场。终于，农场那青青的山岭、绿绿的橡胶林、那座水泥篮球场，还有猴子一样的小伙伴们和姨母家的蜜蜂，几乎就遗忘了我过去的记忆现场。只是每年荔枝花开的时候，姨母还忘不了给家里送来一罐蜂蜜，于是，嗡嗡唱歌的蜜蜂又飞进了我的夏天，飞进我光光亮亮的日子。以致在大冷的冬里，也因此存储了丝丝的暖意。

2020年11月24日上午9点30分，一生致力于艺术探索的北大荒版画杰出先驱张祯麒先生在哈尔滨医院里平静地告慰人间。像一道划过夜空的孤星，这位诞生在海南岛的才子，奏完了坎坷人生命运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在遥远的北国悄然陨落。这时恰逢北方第一场大雪，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似乎是冥冥之中对他孤独而又执着的灵魂致以最深切的悼念与敬意。

1934年，张祯麒先生诞生在海口骑楼老街后面的张家大院。他从小便崭露出过人的艺术天赋，上小学时已在当时的“国民日报”发表木刻处女作《高基》。17岁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海军战士，在南海舰队服役时除了担任美术教员，还创作了《船坞一角》等版画作品并参加全国美展。正当其春风得意之时，1958年复员至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屯垦戍边。在那充满着艰辛的人生低谷中，是北国荒野壮阔宏丽的大自然及艺术拯救了他。二十几岁时便以《牧归》《打麦场上》《会后》等一批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审美理想”（原中国美协副主席、版画家协会主席王琦评价），唯美与浪漫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版画经典。1960年代初，他创作的以《塔里木河暮歌》《明月出天山》为代表的一批新疆系列作品及70年代初以内蒙题材的《母校来信》《乌兰牧骑之歌》等系列作品宛如“心灵的镜子”，折射出一部宏伟与悲壮、浪漫与诗意、优雅与郁勃的多维艺术诗篇。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张祯麒先生迎来了艺术的第二个春天，这也是其艺术语言、个人风格华丽转身的重要转折点。一批以大自然为母题的系列作品和以非洲题材为基调的系列作品脱颖而出。前者超越了早期“诗情画意”的“有我之境”，像《渔烟》《银辉》《秋讯》《峡谷》《野秋》《三月》等一批格调高雅的作品从内视觉的意象符号传递出作者对没受玷染的大自然“崇高的敬畏”与“虔诚的感恩”之终极关怀，浸透着顿悟人生真谛后空灵、澄明与旷达的美学特征与不落尘俗的豁达；后者则以敏锐而又犀利的眼光，蒙太奇式的视角去展现非洲自然与人文历史浑莽的野性与力量。诚如刚果文化与艺术部长塔蒂·卢塔所说：“它以极其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创新，从而使我们想起了非洲的绘画……在赞美非洲人物和风光的同时，为我们献上了一首歌颂非洲大陆的真正赞歌”。

室深人远

永远的怀念

王家儒

尤为可贵的是，这时期的画作不仅是美学观念上一次大的突破，也是其版画本体语言与个人风格踏上一个新高度的重要节点，整体上凸显出鲜明的现代意识，特别是造型结构与色彩结构融汇了中、西方与非洲艺术之精华而独出机杼。透过这些意象形式元素，我们能感受到其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尺度——一种直达人心的文化情感与对生命的敬畏。

张祯麒先生平生勤勉多产，很难想象他这么弱小的身体竟然刻了各类版画作品400多幅，即使在生命晚年，体力难以支撑版画的制作之时，他依然继续用油画在画布上吟唱心中永不遏止的情思。临终前，他在恍惚之中还吩咐女儿帮他拿来颜料与工具以印制版画。

作为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美术界影响力很大的艺术家，人们对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耳闻目睹。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尖刻敏锐、理论素养深厚、文笔优美的文化达人。

张祯麒先生为人儒雅、坚忍克制，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对朋友则肝胆相照。纵使艺术成就斐然，各项殊荣实至名归，在任何场合，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低调。从年轻时代起，他就执守几个经久不变的习惯，阅读中外名著、聆听古典音乐、写日记、集邮及与友人通信交流思想火花。2013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其《流逝的岁月——集邮闲笔》一书。该书以世界文豪、艺术家、历史文化名人为主旋律，并在每一页上面借题发挥，写上

一段段精彩独到的美文，其图文并茂的另类风格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

可以说，文学与艺术是其生命中两股休戚相关的血脉，文学使他的艺术积淀下来，从而增添了作品的灵魂深度与“无言之诗”的意蕴，而艺术的经验又让他的文字流溢着清丽雅致的画面美感。去年，经其儿子张涛的梳理与策划，《张祯麒日记》终于问世，算是了却了老人家一个心愿，紧接着第二个心愿是尽快整理出版《张祯麒书信选》。如果说“日记”以一种孤独的自白方式，通过富有穿凿性的双重视角，一方面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又充满悖论的社会，另一方面带着自省的意识去袒露丰富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那么“信札”更像是穿透一切伪装的美学随笔，尤其是与北大荒“难友”及同窗挚友吴多廉先生的那部分犹如思想火花激情四射的碰撞，其涉及绘画、文学、音乐、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精辟、真诚得像精神河床被镌刻后汇集了各种智慧与灵感的清泉，明澈而隽永。第三个心愿显然是返故土举办一次回顾展以回馈家乡的父老乡亲，让其一生恒守的“美的硕果”叶落归根，使众多年轻后学知道即使在其生命中最为困顿、忧伤的时光也能绽放出丰饶与美丽的花朵，并将这一美的理想传承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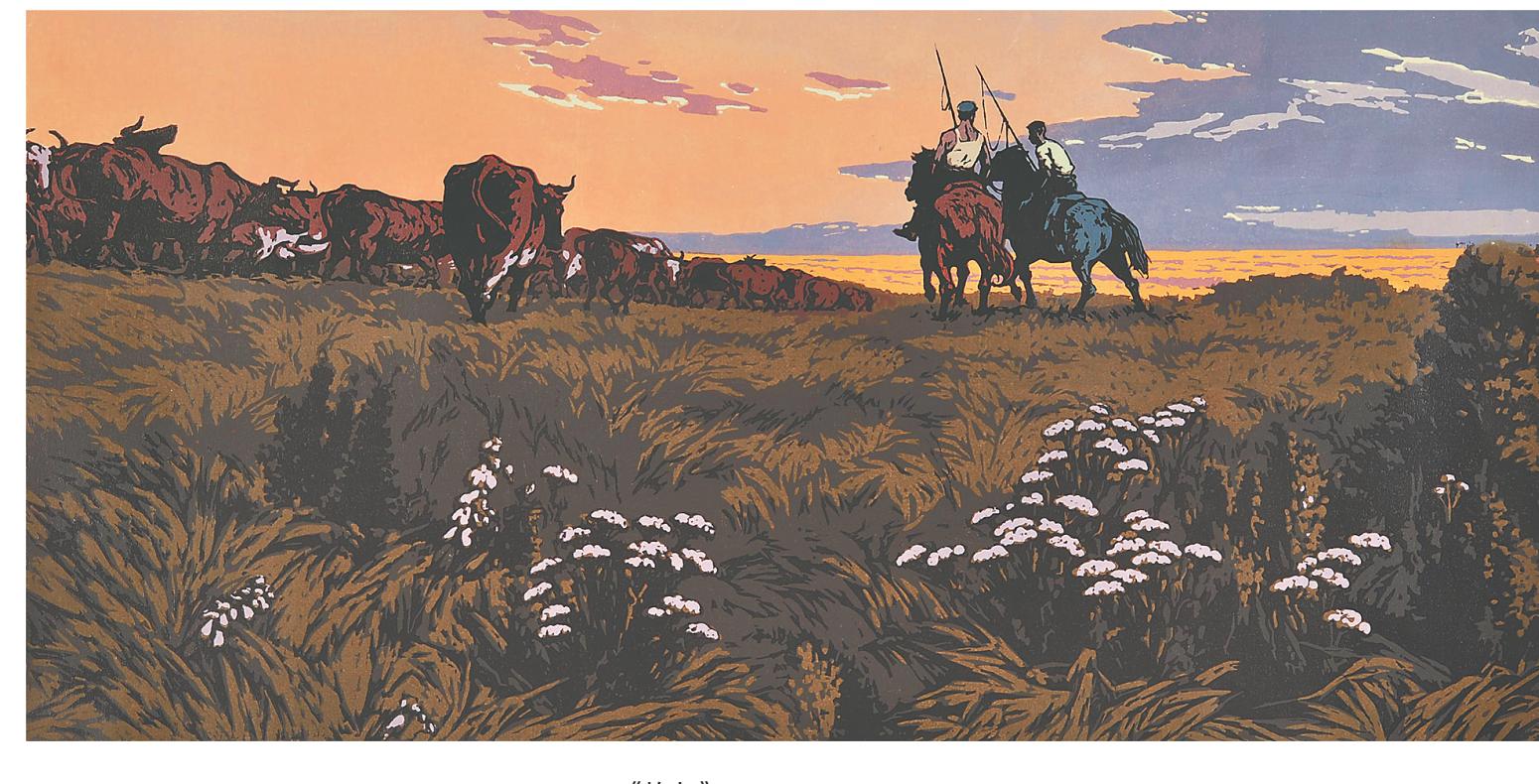
86个春秋岁月，他像所有怀着感恩之心的艺术家一样，将那些孤独的苦难隐匿在心灵深处，以一幅幅充满着爱怜、诗意与美的作品去宽慰一切，为我们拓开了一片美好天地，让我们知道，尽管生活带来种种不幸，但决不沮丧与失望——这是他心灵的特征。

惊悉张祯麒先生仙逝，从国内外各地纷纷发来许多感人至深的悼文，不论是生前好友，业界精英或在其影响下成长的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那些永不褪色的经典作品。

张祯麒先生一生都在无休止地追求完美，这是其性格使然。然而，人的生命总量是一个常数，当你为艺术无私地奉献一切之时，其代价也意味着减少了与亲人陪伴的时间，这也是一种宿命。

相信他在人生最后弥留的瞬间，不仅带着许多遗憾、眷恋，还包括对家人的牵挂。

像他的成名作《牧归》中那片晴朗、绚丽的晚霞一样，他带来的不仅是宁静与美的愿望，还留给我们生命力极强的艺术及永恒的怀念与追忆。



《牧归》(版画) 张祯麒 作

食话琼崖

海南鲜味

肖若洋

中国的食物，说简单点可以归结为“鲜、香”二字。南方人重“鲜”，北方人重“香”。拿羊来说，新疆食羊，要不放馕坑里烤着吃，要不放馕坑里夹着吃。好吃是好吃，但吃的是“香”而非“鲜”。海南吃羊，看起来似乎更粗犷，去了毛连皮也不剥，直接切块儿放锅里炖了喝汤。这节奏，按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北方佬看了要大吃一惊”。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它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食物原汁原味，吃的就是一个“鲜”。

闲来无事，在百度上刷帖子。一个吃播网红，隔三岔五就去买海鲜来吃。什么帝王蟹、石头鱼啥的在他那儿都是常客。而在品尝这些食物时，往往都是围绕着一个字在评说——鲜。一次见到一个人在下面发评论说：“每次都见到你说鱼蟹啥的很鲜，我是北方人，请教一下这个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问题倒是一下子问倒了大家。我上百度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字的含义，这样说：

“此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从鱼从羊，羊肉和鱼肉都是味道鲜美的食物，本义为新鲜味美。又指活鱼、鲜鱼，又指新杀的鱼鳌鸟兽，引申为新鲜、鲜明。”

虽然这是相对权威的解释，但我觉得其仍不能表达出“鲜”的含义。也不怪百度，鲜本身就是一种味道，想用语言来轻松表达其意韵，可谓是难到了极致。语言在味道面前显示出它的苍白无力来。不用嘴巴亲自尝试，不让舌尖亲自体会，鲜是什么，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说到鲜就不可能不提海鲜了。

小时候生活在郑州，常常看见一些大排档门口矗立着一个大大的LED灯牌，上面写着“生猛海鲜”，幼时多蒙昧，并不理其意。现在看来，无非就是“鲜活”的“海鲜”。但在当时，每每看到这个词，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副猛男图，就是那种健美的，浑身带着古铜色肌肉的壮汉，而又要把它和海鲜联系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

么我小时候不喜欢吃海鲜的原因之一。

其实真要想吃好的海鲜，还必须吃“生猛”的。不鲜活，吃着鲜味也就淡了许多。甲壳类海鲜死亡时间长了，吃了还会食物中毒。所以要想把海鲜吃好，必须保证食材的新鲜度。最好就是把海鲜捕捞上来直接吃，也就是常说的“海鲜刺身”。这样既能保证其新鲜度，也能保证营养最大程度上不流失。当然，这种做法还有很多人不敢吃、不吃惯，包括我。既然刺身这种形式不能广泛流传，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捞上来活海鲜后立马加工了。而这个加工也有门道，最正宗也是最好的办法便是煮或者蒸，以此来保证其鲜美度。

我很喜欢竹节虾，清蒸竹节虾。别看只是简简单单清蒸，却是最能直接反映食材优良程度的一种加工方式。如果竹节虾是冰冻的，做好后虾肉就会黏在虾壳上，且不说味道如何，单是把虾肉完整吃到嘴里就是一件难事。但如果是新鲜的虾，蒸好后虾肉与壳几乎是完全分离的，吃到嘴里甚至还会带有一丝丝甜味，那叫一个鲜！海南本地渔民在做清蒸海鲜时，会在蒸笼底部铺上粥，等海鲜全部蒸

火山人家

■ 陈波来

层积的熔岩靠人力凿填，才会给出一小块平地，放得下一张凳子和半碗水。一个石头堆垒的家，才能安稳，但看不见的罅隙和流失，无处不在，时间也曾像炫耀过的水缸，一度给人水声从容与充裕的想象。火山石覆盖的村野种不出庄稼，保持着对远处的海岸线，遏制不住的倾斜。偏偏黑山羊相拥成群，悬鼓的双眸，藏有雨天和记忆里的乳名。偏偏石缝里长出不同寻常的荔枝，存心那么甜，甜得令每个远走他方的火山人家的游子，生死都记得回家的滋味。

老屋里的我

■ 钟少勇

老屋在村子的中间，我们到城里后它就静静地立在村里周围的房子这几年都新建了，它更显得孤独和老态。

老屋是用泥砖砌成的瓦房，父亲年轻时和家人一起挖泥打砖、伐木作梁、挑灰拉瓦，建成了这个家。

老屋是我成长的摇篮，我的人生启蒙从这里开始，堂屋墙上还挂着的小黑板，它是父母为我纠正偏航的借助物。老屋每年燕子都常住，屋檐下的六个窝年年都孕育新生命，近段时间我也常住，梦醒后发现自己缺席了很长时间。

老屋真的老了，如同父亲逐渐老去的样子，我会把它修缮加固，可是我的父亲却没有留得住。

冬日帖

■ 徐子飞

冬天一来，太阳就变得懒了起来，晚，落下早，更多的时候，留给了黑夜。

添衣加被，整好粮食和柴禾，升起炉火，再把灯光，一针孔扎进鞋底。

乡下母亲，用更多的辛苦，不停从黑夜里抽出时间，去弥补白日的短暂。

我就知道，每一个冬天的日子，因为有了母亲，储备着的温暖，从没有冷过。

思念，慢慢地飘向故乡

■ 曾洁

今夜，羽翼般的思念，像云似的弥漫在天边，慢慢地飘向故乡。星星点点，闪烁着。今夜在思念中，写下无数诗句。

一曲梦歌于地平线冉冉升起。

千万种思乡之情，如一只弯弯的小船，在浪尖上，摇来荡去。梦中的故乡，水墨画一般挂在云端，陪我跋山涉水。

立秋之后，故乡凝成丰硕的果实，丰收相聚喜悦之中，远方的游子徜徉苦涩的乡思中。

故乡的情，照彻我的梦幻。故乡的爱，点燃我的温暖。今夜无眠。今夜，星星点点。

湖水

投稿邮箱
hnrbbyfb@163.com